

名 ▲ 家 ○ 自 ▲ 选 ● 经 ▲ 典 ○ 书 ▲ 系

王充闾 ○ 著

乘

物

CHENG YOU WU XIN

游

山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乘

物

CHENG YOU WU XIN

游

王充闾

王充闾
◎
著

名家自选·经典书系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王充闾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乘物以游心 / 王充闾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10
(名家自选经典书系)
ISBN 978-7-205-08340-3

I. ①乘…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6888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8mm × 235mm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出版时间: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国阳

封面设计: 先知传媒

版式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于风华

书 号: ISBN 978-7-205-08340-3

定 价: 38.00 元



叙利亚的歌

-

听说我从叙利亚回来，早饭时，友人李的
弟弟也刚从北京外研社回来，他的小儿子李
瑞过来做客。瑞：学的是阿拉伯语，属于小
语种，但世界影响力大，已经有两个年代与世
隔绝现象，所以即可读诗了。也去过东，也写
了诗，一些阿拉伯地区的诗。

我从行李中取出，翻出了几封有关阿拉伯心
灵的资料，还有一个音韵书。李给看了这些
上的文字，告诉她说：这是在阿拉伯诗歌
中的。我说，你讲得很准确，我就是昨天晚上
在阿拉伯诗歌课上讲到的。当场最小六十
分钟要讲。

父女俩叫了，兴奋很强烈。最后讲之讲定

辽宁作家李

15 x 20 = 300

50584

2000 9

第 1

作者手稿

ZUOZHESHOU.GAO

意林

- 回头几度风花__002
- 心中的倩影__007
- 两个爱情神话__011
- 节假光阴诗卷里__016
- 昙花，昙花__023
- 人过中年__028
- 收拾雄心归淡泊__034
- 生命还乡的欣慰__041
- 岁短心长__044
- 天凉好个秋__052
- 问世间，情是何物__056
- 从容品味__066
- 张公子的叹恨__071
- 换个角度看问题__074
- 过度阐释__077
- 意足不求颜色似__082
- 自 荐__085

心 丝

- 夜 话__092
- 感 念__099
- 寻 觅__107
- 薏苡的悲喜剧__113
- 我的四代书橱__120
- 碗花糕__123
- 绿窗人去远__130
- 我的第一个老师__137
- 香 冢__142
- 青天一缕霞__149
- 情在不能醒__154
- 一场虚拟的叩访__162
- 诗人的妻子__172
- 未了情__180
- 泪 泉__194
- 忆人常在月圆时__199
- 一“网”情深__206

履痕

烟花三月下溱潼__212

朵乐荷，朵乐荷__217

泸沽湖寻梦__230

车上文化__236

冰城忆__240

沙山趣话__243

还乡__249

石上精灵__254

扬州旧事__261

神圣的泥土__266

三道茶__268

一夜芳邻__272

“少年版”福尔摩斯__280

悠悠童话路__284

叙利亚听歌__293

东瀛观剧__299

太平洋深处的“天问”__303

意林



回头几度风花

这是一个落红成阵的傍晚。

一丛丛金英翠萼的迎春花，正开得满眼鹅黄，装点出枝枝新巧，小桃红也忙不迭地吐出了相思豆一般的颗颗苞蕾；而堤畔的杏林花事已经过了芳时，绯桃也片片花飞，在淡淡的轻风中，划出美丽的弧线，飘飞在行人的眼前，漫洒在绿幽幽的草坪上，坠落到清波荡漾的河渠里。

面对着这种残红万点的景色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到姨母家去，时光不比现在晚多少，我却已经换了单衫了，是月白色的土布做的。路过一处桃园时，空中没有一丝风，缤纷的花瓣飘落在布衫上，一片叠着一片，乍一看，像是绣上去的细碎的花朵。妈妈在前面几次三番催我快走。我说，走不得，往外一走，我的绣花衫就又变成白布了。最后，索性站在桃林深处，一动不动，享受着大自然的美的赐予。

可是，等我们几天后回家，再度经过这里，已经是繁英落尽，绿叶蒙茸了。果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当时，暗诵着王安石的“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的诗句，觉得大野芳菲如此幻化无穷，确是蛮新鲜的，一时竟抑制不

住心头的兴奋。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那些文人骚客对着绿暗红稀，居然愁绪茫茫，究竟所为何来。

还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已经开始体悟到中年情味了，其时被抽调到偏远的山区去参加“改造落后队”的实践，当然，落脚点还是要改造我们这些“臭老九”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时间是一年，种地之前农闲时进村，到次年的大忙季节返回。

任是再困难、再“落后”的荒村僻野，春风也照样吹开了冻土，我们便挥起镐头，刨那些秸稈割掉后留下的茬子，或者一担担地往地里挑粪，晚上还要顶着星星月亮，开那滚滚滔滔、无休无尽的会。一天过后，累得连炕都爬不上去。尽管这里水媚山娇，风情万种，人们却没有半点赏花玩景的心思，每天连脑袋都懒得抬一下。

可是，突然有那么一天，早晨出工时，我不经意地发现路旁的杏花残瓣正在随风飘落，不禁心神为之一振。这倒不是由于清景撩人，逗发了什么诗兴；只是想到杏花落了，表明春天已经来过多时，眼看就要开犁种地了，我们也即将脱离改造身心的环境，告别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了。

二

有人说，花朵是沟通大自然与人的心灵的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借助花朵的昭示，人们能够体察到天地造化中的灵性，感知自己灵海的波澜、心旌的摇荡。也许果真是这样，但我自己的体会不深。只觉得年华老大之后，面对着残红委地、落英缤纷的衰凉景色，总有些“春归如过翼”、“流年暗中偷换”的丝丝怅惋。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感受力的敏锐与表现力的高超。她在一首调寄《清平乐》的词里，通过她在梅花面前的表现，刻画出自己青少年、中年、晚年心态的变化：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此时她在汴京，正处于待字闺中和新婚燕尔的花季，每当雪飘飞絮、梅吐清芬之时，她总要满含着盈盈笑意，如醉如痴地把

那独占春先の梅朵插在青丝秀发上。一个“醉”字，就把小儿女春闺嬉戏的情景刻画得活灵活现。

待到哀乐杂陈的中年时节，她这个情感极为丰富的才女，更由于被丈夫疏远而无亲生子嗣，变得郁郁寡欢，了无意绪了，“揉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一边揉搓着寒梅的花朵，一边想着心事，不觉清泪沾裳。

下片写她在汴京沦陷、丈夫病逝之后的晚年心境：“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在这里，人与花的命运是相互照应的，花犹如此，人何以堪！“看取晚来风势”，也正是词人审视自己晚年颠沛流离的处境和国亡家破的形势。

无独有偶，异曲同工。大约过了七十年左右，南宋另一位著名词人蒋捷写了一首《虞美人》词。说不清楚是妙手偶得，不谋而合，还是吸收、借鉴，探骊得珠，达到同鸣共振，反正除了他是以听雨为线索，与李清照以梅花为线索略有差异外，在整个谋篇布局、意蕴提摄方面如出一辙，甚至句式、段落也完全一致，都是上片写青壮年，下片写晚年，各为四句。他们都是以高度简捷、概括的手法，通过一种眼前的意象，刻画出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随着时空变换而呈现出的三个阶段、三种心态：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绣帏低掩，烛影摇红，绮罗梦泽，写尽了少年时代恣情游冶、逐笑追欢、无忧无虑的放浪生活。迨至壮年，就在客舟中听雨了，“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笔端极度渲染了西风雁唳之中，风雨兼程、飘游江海的悲凉心境。与少年时代昏卧温柔乡中、红罗帐里，恰成鲜明的对比。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老去情怀本多孤寂，又兼息影僧庐，羁人偏逢夜雨，自然是倍感凄清、愁苦。“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人生悲喜无常，离合难定，哪里有心绪去听那淅淅沥沥，通宵不止，仿佛点点滴滴都敲在心上的雨声，索性由它去吧。

道是无情还有情。说是不听，实际上心思并没有真正放下，甚至是牵肠挂肚，彻夜不眠。若不然，怎么会知道雨声“点滴到天明”呢？象征性地描绘出了国事螭蟾，生涯愁苦，萦萦难以去怀的故园心眼。语似解脱，实际上却是沉痛至极。

三

同是落英缤纷的春晚，同是漫步在“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芳林里，一样的飞花片片，此刻，我的心境却与少年时节迥然不同。仿佛行进在霏霏细雨之中，耳畔听得见那似近似远，疑幻疑真的时间的淅沥，像是丝丝缕缕、点点滴滴都飘落在寂寥的心版上，切实地体验到一种流光似水、逝者如斯的感觉。我相信了，细雨真的是一种撩拨思绪的弦索，雨丝织出来的“情绣”常常是对于往昔的追思。何况，而今人过中年，正处在对于“韶华不再”最为敏感的年纪。

一般地说，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似乎在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而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缩微、收敛。从前曾经喧啸灵海的汐潮，在时序的迁流中，已如浅水浮花，波澜不兴了；许多生活的图像，或则了无踪影，或则漫漶模糊，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它的釉彩也会变得斑驳不清，成为一种前尘梦影，旧时月色。

岁月无情，它每时每刻都在销蚀着生命；自然，它也必不可免地要接受记忆力的对抗，——往事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捕捉这些光影，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般般情事勾勒下来。

回忆是缠绵在中老年人身上的一种痼疾，说得好听一点，它是这个人群特有的专利。它常常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当然，也是对于眼前的衰颓老病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调适与抚慰。

普通的人们毕竟还都天机太浅，既不具备佛禅的顿悟，也没有道家坐忘的功夫，总是像《世说新语》中说的“未免有情”。因此，在回首前尘，也就是重新展现飞逝的生命的进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淡淡的流连，悠悠的怅惋；而且，由于想象中的完美和过于热切的期待终究代替不了实际上的近乎无情的变换，所以，回忆常常带有感伤的味道，

“于我心有戚戚焉”。

当然，回忆终究是有价值，有必要的。心灵慰藉之外，回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可以通过平静而真切的回忆，去解读那多彩多姿的生命流程，揭示已不复存在的事物本相，汲取宝贵的人生经验。如果再进一步，能够把它写在纸上，形诸文字，那就无异于重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真实，描绘出种种生灭流转的人生风景，这对他人、对来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四

不过，事情常常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玉谿生就在《锦瑟》诗中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就已惘然，何谈事后追忆！况且，追忆终究属于想象的领域，它是在时空变换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综合，新的加工。许多飘逝了的过眼云烟，通过回忆，获得一种以新的形态再次亮相的机缘，包括有些当时并不具备，而是由追忆者赋予它的新的意蕴，新的感受。

不要说凡是追忆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夹杂着本人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即使是当时，由于各个当事人诸多方面的差别，也往往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记其所见，而略其所未见。即如朱自清与俞平伯两位文学大师，原是同时同地，同在桨声灯影里畅游秦淮河，可是，他们所感知、所记述的，却是或抒诗怀，或重“主心主物的哲思”，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无论回忆也好，捕捉光影、勾勒情怀也好，充其量只是粗略的素描，或者带有主观色彩的感悟，而绝非摄影机下原原本本的照相，更不可能是那种记录三维空间整体信息的全息影片。

当然，就算是原原本本的摄像或者全息影片，又怎么样？年光已经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后人去指认、评说。有人说得更形象：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经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

心中的倩影

到了南京，第一个念头便是去寻访秦淮河。

《桃花扇》《板桥杂记》《儒林外史》等许多古籍对秦淮河的描写，确实给我留下了特深的印象。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

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

这是明清之际的秦淮春景。“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这是十里秦淮的繁华胜概。

如果说，清代文人孔尚任、余澹心、吴敬梓笔下的秦淮是靓娘的浓抹；那么，朱自清先生眼中的“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河水碧阴阴的，如茵陈酒，厚而不腻，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蓝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便是西子的淡妆，更是别具一番风情。

由于古文化的熏陶、积淀，秦淮河早已活在一代代人的心里，每个人的脑海中都闪现着它的玫瑰色的丽影。而在我的心目中，它是一首璀璨的诗，一幅

绮丽的画，一片如烟如梦的旧时月色。

可是没料到，当听说我要去寻访秦淮河时，市文联的同志却苦笑着摇头。他们告诉我，早在清末民初，秦淮一带便已萧条破败了，河道淤塞，河床狭窄，河水混浊。实际上，朱自清先生看到的秦淮河已非旧貌，只不过在朦胧的月色、眩晕的灯光下看不分明而已；或许诗人已经分明看出它的陋貌衰颜，但不肯去揭那玄色的面纱，做大煞风景的文字，也未可知。总之，今日的秦淮河再也找不出多少诗情画意，那个白舫青帘、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已经像梦一样地消逝了。

看到我充满失望的神色，朋友们半是劝慰半是憧憬地述说，南京市政府已经把彻底整治秦淮河列为市政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将采取一系列人工措施，清除污泥，运走垃圾，沿河恢复一些有特色的古建筑，建成富有特色的秦淮河风景带，涤除她的斑斑锈迹，恢复其天然姿色。

我终于打了退堂鼓，决定在秦淮河恢复秀丽的姿容之前暂不去探访，尽管为她魂牵梦绕了几十年，尽管重来南京不知何日。我不想让那如诗如画如烟如梦的旧时月色倏忽消失，我愿在记忆中永存她的情影。

回来后，我把这些想法讲给几位朋友听，多数人不以为然。有的说我“痴情可哂”，有的笑我“书生气十足”，“理想主义”，我却至今不悔。特别是读到文洁若的散文《梦之谷中的奇遇》，对作家萧乾的举措，更是赞其通脱，引为同调。

1928年，十八岁的萧乾在汕头角石中学任教时，结识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学生。二人心心相印，灵犀互通，诚挚地爱恋着。不料，校长从中插足，声音如果曙雯拒婚，就要对萧乾狠下毒手。姑娘断然斥绝了这个恶棍，同时劝说萧乾赶紧离开，以免遭到暗算。本来，她是准备同萧乾一道乘船逃离的；可是，当发现码头上有歹徒持枪环伺，她只好改变主意，悄悄地溜回。她知道，若是萧乾只身出逃，他们会高兴地放他走开；如果二人同行，萧乾就会死在这伙恶棍手中。

尘海翻腾日月长，一别音容两渺茫。这对情人南北分飞，无缘重见，各自在布满荆棘的坎坷路上建立了家庭。八年后，作家萧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

长篇小说《梦之谷》。他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一面当年恋人——书中的女主人公盈姑娘啊！

六十年过去了，他终于有机会旧地重游，回到了汕头的“梦之谷”，并且，得知萧曙雯仍然健在。这对于千里离人来说，尽管不无苦涩，却也毕竟是一种抚慰。可是，经过一番斟酌，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此生难再的机缘。他不愿让记忆中的清亮如水的双眸，堆云耸黛的青丝，轻盈如燕、玉立亭亭的少女丰姿，在一瞬间，被了无神采的干枯老眼、霜雪般的鬓华和佝偻着的龙钟身影抹掉，他要把那已经活在心目中六十年美好影像永远保存下来。萧乾说：“这不光是考虑自己，也是为了让曙雯记忆中的我永远是个天真活泼的小伙子，所以，还是不见为好。”

留恋少时的风华，珍视美好的印象，是无分境遇，人同此心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感情会日益浓重。世间许多宝贵的事物，拥有它的时候常常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而一旦失去了它，到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时候，才会真正认识它的价值，懂得它的可贵。韶华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人生是不可逆的，“长江一去无回浪”，古今中外永远不会有时间的收藏家。我们仿佛看到雪莱的诗剧《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时间的精灵——神色仓皇的御者，正赶着一匹匹肋生彩翼的飞马，拖着一辆辆雕花镂彩的神车，踏着香风彩云向前飞奔。自从远古以来，无数智者就从哲学、科学的角度，努力探求无限的时空，最后，总是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面前惊愕不已；诗人则力图通过无穷的想象力和有限的艺术形象，去追求和把握浩渺的时空，在想象中让时间冻结、压延、超越和倒流，但是，结果只是一连串的浩叹：

恨无壮士挽斗柄，坐令东指催年华。

今朝零落已可惜，明日重寻更无迹。

那年春天，一位著名表演艺术家应邀来营口市讲学。闲谈中，已经离休的